
宗教策展中的媒介技術作用：
「山海天人：我在自然裡」之物質性建構*

傅理涵**

摘要

世界宗教博物館特展《山海天人：我在自然裡》(Mountains, Ocean, and Sky-Nature in Me) 以「水幕之靜」、「潛行海洋」、「穿越天穹」三個主題多元的視聽裝置帶領觀眾進入超現實的自然世界，呈現出物我融合的媒介技術展演。本文擬基於弗里德里希·基德勒 (Friedrich Kittler) 的媒介技術本體論以及德國後詮釋學的反人本主義思維脈絡，試圖建構人的主體性與此特展非人技術之關聯，重視媒介的「儲存功能」，初步探究展覽媒介物質性與主體性遞迴的意涵。本文以基德勒的媒介物質主義考古思想作為討論重點展開闡述，分別探討：一、文化技術媒介在特展的物質性元素對於主體感官的銘刻建構；二、勾勒出人的主體性藉由技術物的演替達到「人一媒介—自然」遞迴的理想狀態；三、總結特展中技術媒介對於多重維度擬真物作為物質符碼的銘刻網絡。

關鍵詞：宗教策展、媒介技術、基德勒、媒介本體論、主體性遞迴

* 原文初稿發表於台灣傳播學會 2024 年年會，感謝與會的林玉鵬教授對於本文初稿提供的建議。

** 傅理涵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聯絡方式：fuh3614@gmail.com

壹、前言

「當被放在山的環抱，海的洶湧，天的遼闊，人是怎樣的存在？」

——《山海天人——我在自然裡》官網

具有「心靈博物館」之美譽的世界宗教博物館在 2023 年 6 月 21 日推出了「山海天人：我在自然裡」(Mountains, Ocean, and Sky Nature in me) 的主題特展，並且結合劇場科技以及多功能的媒材靈感，以宏觀的神靈視角將「人」放置於自然的感知中心位置，探究人與自然的能動關係。全展涵蓋五大展區，分別為：「水幕之靜」、「靜觀山川」、「潛行海洋」、「靜夜之路」以及「穿越天穹」。除此之外，相較於 2022 年度的「生死晝夜：於死亡中前行」特展淺談關於生命的感知——由失去、離開生命來反照生命在我身的意義，2023 年度的「山海天人：我在自然裡」特展則是嘗試突破生命的框架，試圖透過展覽空間的有限來詮釋生命的無限，從而探究人與自然的關係。另一方面，展覽借助超現實的實體科技媒材，將山、海、天納入宗教博物館的展廳中的一隅，人行走其間，包含行走的步伐、心緒、氣韻皆成為「山、海、天、人」的一部分。

從《山海天人》展覽整體脈絡上觀之，凸顯出其關於主體存在的位置與現代數位科技相結合的特殊性——主題展覽將人類的主體意識、存在觀念、對應的身體與技術、人與自然世界的關係放諸於媒介技術的脈絡，從而出現了探究媒介物質性的轉向。並且為了彌平宗教的對立與衝突，世界宗教博物館所呈現的外在形式，包括服裝、繪畫、雕塑、建築等多元的藝術媒介，藉由超現實的數位技術物，使得接收者得以跳脫單一、同質的觀賞視角，深入了解多元的宗教精神以及宗教之間的互動與影響，彰顯其主題策展之特殊性。尤其在五大主題展區中，觀者與技術物之間的互動設計，觀者的主體感知藉由技術物的展演打開體驗的參與感，在具體的感知實踐中形成宗教儀式的模擬以及物我合一的自然狀態。

承上，本研究提取上述三個主題面向「水幕之靜」、「潛行海洋」、「穿越天穹」作為研究主要脈絡，其原因為這三個單元以山、海、天為視覺載

體，對應展覽主題「山、海、天、人」之間的能動關係，並將人的感官進行超現實的展演。在媒介物質主義觀和媒介考古學的分析路徑中，我們需要更加深入探究這個能動關係與展覽情境之間的動態交織過程——反觀另外兩個單元（「靜觀山川」與「靜夜之路」）運用人主觀性的感官經驗探索人的主體在自然之中的位置，上述三個主題面向中特定的物質媒介（如「水幕之靜」中的門簾、「潛行海洋」中的鞦韆以及「穿越天穹」中可供書寫的白板）為本研究的研究重點，即藉由特展的中介化工具來探討人作為這些物質媒介遞迴演替中的參照物，人的主體性內化為媒介技術結構中的他者，使得「人—媒介」二者處於動態平衡的關係中，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才得以凸顯，人類才能正確對待自然的世界觀，在人的主體性遞迴中達到人與媒介、自然和諧共生共在的理想狀態。

綜上所述，「山海天人：我在自然裡」特展中的數位科技描繪出在自然宇宙中超越人的主體性的身形限制，在每個人生與自然輪迴的單元中，成為了具備「儲存功能」的媒介脈絡，涉及到對於主體、物件、感知數據等的職掌，同時也組織時間、空間、權力意識在主體感知中的存在（Peters，2015）。

圖 1：《山海天人》特展海報



資料來源：世界宗教博物館官網，取自：

<https://www.mwr.org.tw/xcspecexhi/cont?xsmsid=0H305741810776620070&sid=0N159377853711046420#>

正如前文所述，此特展試圖通過天地世界觀，以有限的空間探討無限的生命，從而詮釋人與自然的關係：天、地、人三才取源於《易經》，「蓋為天、托為地、碗為人」之「三才碗」，形如講究天人合一的「三才劍」。因而，「三才」的概念呈現在物我相融的媒介系統技藝之中。本研究試圖探索文化意義所形成的「外部性」——即由實體媒材運作的文化實踐脈絡的先驗性：文化的過程不僅由人組成，還有非人的技術使得文化得以維繫。Macho (2013:6) 強調：「技術的實存，早於我們對於其討論的方式。」換言之，技術物所凸顯的，是文化實踐一系列的運作過程；而這些運作過程不只早於其被命名的結果，同時也是為何命名得以產生的先決條件(Siebert, 2013)。

論及關於感官延伸的身體傳播，追溯回亞里士多德基於感官知覺的精神物理學建構的樸素「媒介」概念。在思考宇宙、自然本源與實體存在的形而上學，實存的媒介構想表現為感官知覺層面之存有物，在缺席與在場、遠離與接近、存在與靈魂之間，將古希臘介詞「居間」(metaxú) 轉換為媒介(tò metaxú) 一詞，並取代了原子論者的「虛空」(Kittler, 2009)。另一方面，數位科技所帶來的設置功能之間彼此關聯的能動性之外，一如基德勒對於媒介概念的認知和分析並不僅僅侷限於媒介實體的存有，而是從本體論的層面認識媒介的本質。本研究試圖在基德勒的媒介考古學思想譜系的脈絡中，聚焦於顛覆、重構人類感知經驗「外部性」的物質媒介——即「山海天人：我在自然裡」策展中的實體技術設置(門簾、鞦韆、書寫物)對於既有空間內時間結構的轉錄、以及研究者自身參與觀察身體感知的操縱過程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探究展覽中的技術設置銘刻如何重塑人的感官，建構人的主體性與媒介之關聯，文化實踐之於非人技術的歷史過程，重新思考「山海天人：我在自然裡」策展中技術物扮演重要的催化角色、技術在「媒介」這個脈絡下與人的辯證關係。

以下分為三部分展開論述：首先，闡述「媒介技術」傳統的歷史脈絡，本文擬基於基德勒的媒介本體論之分析主體，試圖探究文化技術媒介在特展的物質性元素對於主體感官的銘刻建構；其二，如前文所述，本文在具體概念論述中提取《山海天人》特展中第一個感知起點單元「水幕之靜——門簾的進入與想像」(The Tranquility Behind Water Veils)、第五個主體遞歸

單元「潛行海洋—主體與想像媒介的共生」(The Dive Into The Ocean)、以及最後一個書寫終點單元「穿越天穹—書寫的靈魂延伸」(The Climb Over The Celestial Vault)，旨在勾勒出人的主體性藉由技術物的演替達到「人—媒介—自然」遞迴的理想狀態；最後，總結特展中技術媒介對於多重維度擬真物作為物質符碼的銘刻性網絡建構。

貳、媒介技術的物質性歷史脈絡

追溯至古希臘時期的自然意義之「媒介」存有性，即由人與技術在自然孕育中發跡、進化。古希臘時期的「技術物」是「文化技術」(cultural technologies)，「文化和技術通過知識的所有附加因素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Debray, 2000)。唐士哲(2017, 頁7)針對「文化技術」一詞指出，「在德國的思想脈絡中，『文化技術』這個複合名詞的出現，試圖串連起行動者(actors)、器物(artifacts)、與技術(techniques)三者之間成為一個複雜的運作鏈(chains of operation)。」

同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為核心的「行動者網路」(Actor Network Theory)打破主/客體的存在，著重探討由中介過程中非人技術的意義有類似的關注核心；值此脈絡下，人的主體意識、身體與技術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延伸至媒介技術哲學、媒介的物質性存有、身體傳播等相關領域，逐漸形成了以媒介視為制度化因素的歐洲「媒介化學派」(戴宇辰, 2018)。在媒介化理論進程中，德國媒介研究的發展路徑試圖透過將媒介本體論化，凸顯出媒介的物質性意涵。基德勒的媒介思想譜系不僅深受傅科(Foucault)的媒介考古學以及拉岡(Lacan)的精神分析等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同時也與海德格(Heidegger)、麥克魯漢(McLuhan)的媒介思想產生平行連結的思考體系，並探究後人類詮釋學情境下的人與媒介關係的本體論分析以及後人類主義話語思想。

在媒介技術哲學發展的脈絡中，縱然古希臘時期的哲學體系已涉及到諸如水、光等自然質料的媒介元素以主體的形式存在，然而基德勒對於其過於注重外部形式的先驗存在，展開了批判與延伸，他認為亞里士多德在物的本體論中忽略了多重技術維度在物與時間、空間關係中的介質作用。換言之，「技術媒介」在古希臘哲學的本體論脈絡中長期處於位置的缺席狀

態。伴隨而來的「宗教幻想」、「精神病患者的影響機器」之論述建構出的意識觀念媒介，直到海德格關於存在本身的轉向，打破形式與質料的二元論之後，技術媒介的重要性才得以凸顯（Kittler, 2009）。此外，作為「文化技術的網路」（media as networks of cultural technologies），媒介的歷史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文化技術史（Siegert, 1999, 2012）。換言之，「媒介」一詞是探究人本主義下文化語意的物質性層面的翻轉，不同媒介系統下的文化技術實踐，不僅具備相互索引的參照性，同時也轉向至「技術化與計算化」（computerization）的深層銘刻之中（張慧嵐，2021）。

在基德勒的媒介物質考古學譜系的脈絡中，追溯到傳統媒介到現代技術媒介的演化歷史，某個新興媒介技術會影響原始媒介的發展與演進。許煜（2019，頁 51）提出，這樣的發展演化過程表現為媒介的自組織和自創生（autopoiesis），而基德勒稱之為「遞迴」（recursion）。古希臘的字母符碼系統就是源初媒介，「是以加工語言、儲存數據、視覺和聲學數據進行遞迴運作的符號系統為基礎的技術實踐」（Winthrop-Young & Wutz, 1999: 129；Winthrop-Young, 2011）。Peters（2015, p.25）對此也強調，作為共同的符號系統，由相同符碼構成了一種非區隔化的認識型的不同面向，現代媒介的「儲存」、「轉入」與「讀取」將前機器媒介時代線型的、無限制的書寫符號系統，變為了被區隔化的字符，留聲機、電影、打字機的發明將這些符號系統分流為聲音、光學畫面、離散文字三種新的現代主義話語的表徵（郭小安、趙海明，2021）。

另一方面，基德勒的媒介技術的物質思想同樣深受海德格（Heidegger）的影響，海德格對於技術的觀點呈現在他著名的「對技術的探問」（The Question of Technology）一文中，海德格試圖在工具論觀點脈絡下對技術的本質進行「解蔽」（revealing）。海德格主張技術主宰人之存有的解蔽方式——正如海德格所言「我們越是忽略作為物自身的錘子（hammer-thing），我們越是能掌握以及運用它，我們越是與它形成原始性的關係，它即越是像器物（equipment）一樣透明地呈現。」基德勒在海德格的物質現象脈絡的影響下，其對於媒介技術的詮釋超脫於人的能動性控制範圍，而是在意識現象的「現成狀態」（vorhandenheit）之外，技術之於人的「在世存有」的本質性界定：技術是存在自身一個不可避免的面向。

「我們對自己的感官一無所知，直到媒介提供了模型和隱喻。」基德勒（2002）指出，媒介技術的自返遞歸體現了主體性的自我回歸，人與技術屬於自然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回應到本文中關於「山海天人：我在自然裡」裡的媒介物質性銘刻建構的討論，展覽主題單元設置的輪迴觀藉由「媒介技術」的建構來進行生命回歸超越主體身形的自我感知，亦可呈現非人技術層面的感知操縱對於行動者存在的生命認同之投射。自我主體的復歸觀在媒介技術的物質層面達到主客體精神與自我的同一性，正如展覽之論述「我在自然裡，自然也進入我否？我在一切，一切在我。」人與媒介在主體性的自我遞歸自然系統中既有彼此連結的交互性，同時在共同體狀態的結構基礎之上，實現同一的「人—媒介—自然」的自主遞迴以及自發生成（*generatio aequivoca*）結構（于成，2019）。

叁、水幕之靜：門簾的進入與想像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莊子《齊物論》

圖 2：「水幕之靜—門簾的進入與想像」單元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楚楚提供

媒介技術在裝置物的交互運作中呈現「動態過程」的實踐方式，Siegert（2012）指出其為一種動態運作銜鏈的過程（*chains of operations*）。門簾作為物質性之載體，再現對行動者規則的制約以及權力空間。作為在《山海

天人》特展的第一個單元：「水幕之靜 織流之迷」(The Tranquility Behind Water Veils) 中的多重簾幕空間既可作為人為主體進行前進的實踐方式，賦予門簾打開、掀開、遮蔽、推拉的功能，並且多重簾幕的出現使得人的形體處於被支配的實踐空間，正如這一單元的主題「身形之於我不是限制」。誠如基德勒 (1980) 所言：「媒介決定我們的處境」(Media determine our situation)；一方面，多重門簾具備區別內/外差異的符號功能操縱裝置媒介功能，媒介技術的現實物質性存有派生出人與自然的觀念，建構人們在技術動態脈絡變化中對於超越身形之外的想像。對於「自我認同」的靈魂追問使得門簾作為技術的物質媒介具有先驗性 (transcendental)：

對意義形成過程中的物質性 (materiality) 和技術性 (technicality) 的關注，將傅柯的「檔案」概念轉換為媒介科技，進而將「歷史的先驗」轉換為「技術的先驗」。(Siegert, 2013, p.50)

另一方面，媒介技術的交替伴隨人的主體性遞歸，導致人的感官陷入了新的時空情境之中，將原有的、內在存有的感官意識造成了結構性的分野。在基德勒看來，機械主體與人類都是具有自反性特徵的現代主體 (Kittler, 2002, 2002/2010:200)。媒介技術的自反性遞歸體現出主體性的一面，對於人類而言，這種自反性遞歸也表現在人的自我回歸之中。誠如許煜 (2019) 一言：「主體通過對他者的認識來把握整體。」，因而「水幕之境 織流之迷」(The Tranquility Behind Water Veils) 單元的門簾裝置不是封閉屬性的技術系統，也不是機械的框架斷裂，相反與人類實體的「自然之手」之間存在整體的流動性，重塑起人們的感知與意識，從而實現媒介技術之於人的自我主體性遞歸上，失去形體控制的過程即對真實外部空間的遮蔽。基於此，人類和策展中的媒介技術皆屬於自然系統的一部分，要抵達人類主體性的遞迴，需要克服人與媒介關係的異化與斷裂以及主客體的對立。

不論是笛卡兒 (Descartes) 的「我思故我在」，還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德爾斐門楣上的文字「認識你自己」，自反性作為理性主義的產物成為合理存在的可能。多重門簾的掀開、遮蔽、推拉構成行動者自我復歸的認知網

路，從而達成以媒介作為內在反思對象的動態過程。同時，伴隨著人的主體性的變遷，多重門簾的內／外裝置形成內置的權力結構，其與主體的關係從「自然之手」向智能機械的方向演進，人類的主體性從遮蔽後走向消逝。此時人類與媒介之間的整體性運轉打破了主客異化以及對立的分離，呈現精神與自我的同一性，才有可能形成人類自我回歸的「偉大的完結」（the great completion）。

肆、潛行海洋：主體存有與想像媒介的共生

你不僅是潮浪，你是海洋的一部分

——米奇·艾爾邦

圖 3：「潛行海洋」單元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楚楚提供

基德勒對於媒介本質的概念和分析不僅囿於媒介實體本身，而是從本質論層面深入認識媒介的本質。在特展中的「靜觀山川 潛行海洋」（The Dive Into The Ocean）單元出現運用了鳥、海浪的擬聲，海浪的光學圖像畫面以及鞦韆的實物，旨在打造人作為主體在建構的自然之中具有身臨其境

之感。但是從媒介的物質性角度出發，這些實體媒介作為感知數據處理（media are perception processor）具有儲存、模擬、處理數據的三大功能，基德勒將這樣的「技術媒介」稱為「現代媒介」（Kittler & Banz, 1996；轉引自唐士哲，2017）。鳥與海浪的擬聲、鞦韆的迴盪以及海浪的光學圖像呈現在展覽中具有雙重隱喻：一方面這些「現代媒介」建構了一種可以用來投射主體靈魂形象的媒介，因其作為模擬、想像的物質媒介導向了對靈魂的闡釋，抑或是人的本體論認識。Huhtamo & Parikka（2011／唐海江譯，2020，頁 65）指出「想像的媒介不僅是虛構的對象，而是與現實存在的媒介相互交織，並且相輔相成」。在展覽中的體驗者藉由鞦韆、海浪的聲光模擬圖像產生主體對於潛行海洋的想像，這一過程中主體與媒介客體在虛擬實境中相互交融；另一方面，隨著人類感知經驗被模擬的想像媒介顛覆與重構，人的主體性地位受到了現代媒介技術的挑戰，導致觀展者身體的顯露和靈魂的延伸，一切感覺皆在時間與空間中發生。

因而基德勒對此特別強調——時間不可逆的消逝是人存在最真實的體驗，但是媒介技術運用了種種手段，重新導引這種時間不可逆的現象，時間軸（time axis）的出現，成為媒介技術可以操縱的變項。換言之，展覽中現實存在的想像媒介創造了新的時空線索。基於人類存在的基本經驗是時間的不可逆性（Kittler, 1997, p.130），媒介儲存感知經驗的數據後將消逝的時間重新轉錄，並開啟對於時間軸的內在操縱，使得媒介重塑了人的感官以及意識的思維模式。正如基德勒一言所述：「我們對自我的感官一無所知，直到媒介提供了模型以及隱喻」（Kittler, 2002, 2002/2010:34）。無法將任何事物與人拉開距離被 Heidegger 稱為「無距離性」（distanceless / dasAbstandlose），因而「潛行海洋」的內部裝置設置，運用人在鞦韆中來回的移動，進入自然裡也脫離其中的游離狀態也彰顯出海德格對於「除距」（de-severance）的詮釋：「所有的事物溶解於距離的統一匱乏之中，無距離性總是伴隨著特有的『站立』（stand），如果每件呈現的事物都是『持存』（bestand）的，它就能夠『站立』（stand）」（Heidegger, 1994/1998）。

媒介技術將空間、技術既拉近，同時卻又自我消逝的雙重屬性，消除遠距離外物的距離（唐士哲，2017）。換言之，「潛行海洋」中的鞦韆作為現代媒介在主體游離過程中的「除距」並非只是物理空間測量之下的距離，

而是通過先驗的特定用具（schuhzeug）使主體看得到、聽得到、感知得到，轉化成可以通達的平面，通過主體在場「存在自身」的形式展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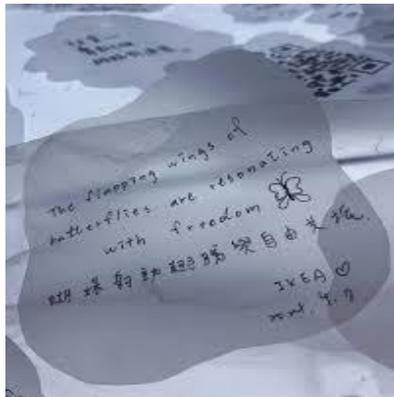
因此在這個階段中，「靜觀山川 潛行海洋」（The Dive Into The Ocean）單元的超現實數位化技術保留著人作為主體對模擬實體、實景、聲音、光、鞦韆象徵性的間接感知經驗，並且呈現人主體的肉身，因而這些中介化的想像媒介依然保留著人從間接感知經驗到身體經驗的過程。在基德勒看來，現代媒介對於人類感官的割裂，這樣的感官「斷裂」是由於中介物的新媒介技術出現導致人的感官進入新的時空環境之中，分離了原先的知覺感官與內在意識的聯繫。可以看出，展覽所呈現每個單元的線型空間建構了時間軸（time axis）的存在，將已經消逝的時間經過技術媒介的中介化條件儲存、轉錄和操縱成為具有「實時」、「隨時」的物質屬性，也使得「靜觀山川 潛行海洋」（The Dive Into The Ocean）既定的空間內影響了人類意識的思維模式，從而產生在自然間的主體存有之感。

伍、穿越天穹：書寫媒介系統的靈魂延伸

只有跟隨你的內心，才能碰觸到天空。

——賈拉魯丁·魯米

圖 4：「穿越天穹」單元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楚楚提供

關於古希臘白板的書寫隱喻在基德勒看來為靈魂的定義——人的本質所在 (Kittler, 2002)。與之相對應的即是以手為媒介的書寫系統操演，人的思考與儲存內容的動態過程。「寫」的原始功能最初作為表意的工具，傳遞的功能是數字，而非文字。(Schmandt-Besserat, 1996; Winthrop-Young & Wutz, 1999)。Heidegger (1977; 轉引自唐士哲, 2017) 指出，手代表著人的本質特性，派生出人的自然本質與靈魂的延伸，手寫是一種自然事物的產出之顯突 (Aufbruch)。因而在《山海天人》最後一個單元：「穿越天穹 書寫內心」(The Climb Over The Celestial Vault) 單元中，關於視覺媒介的擬真物形式的描繪沒有正確答案，從而展現出人與物質媒介「共有共在」的主體性。基德勒 (2002/2010) 對此強調，「每個書寫系統，或者是論述網路，都具備一個技術的外部性。技術不僅只是人使用來產生意義的工具，事實上，它們是意義，乃至人成為可能。」基於此脈絡，回到《山海天人》最後一個單元「穿越天穹 書寫內心」(The Climb Over The Celestial Vault) 中，其藉由「媒介—身體—意識」一致性的基礎上，試圖翻轉「工具—手段」抑或是人是自然體主宰之論述觀點，轉而關注於書寫的自然性，通過人的感官知覺認識「在自然中」的外部世界，字跡則為個體的內在性借助於自然之力的方式，呈現出靈魂的外顯、主體意識的本質特徵。一方面，手作為人的身體作為自然產物的一部分，因而具有自然屬性的書寫媒介；另一方面，特展中的擬像視覺元素建構既是主體想像媒介的投射，也是書寫媒介的文化技術——「自然的手與現實存在的擬真物」與形體即「手的自然屬性」—意識「主體想像層面對於靈魂形象及自然的投射」，從本質上促成了「人即媒介」的關係。

誠然，人與媒介在本質上是 Heidegger 所描述的「共在」關係 (Mitsein)，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郭小安、趙海明, 2021)；而這個超現實的展場試圖建構屬於「我」與自然之間的共在屬性，即「我在自然裡，自然也進入我否？我在一切，一切在我」。另一方面，藉由展覽中文化技藝的書寫媒介，媒介的先驗性使得「人」(「我」) 的概念得以確立和靈魂延伸，「穿越天穹 書寫內心」(The Climb Over The Vault) 的書寫系統書寫了人的主體性的存有，也彰顯了「字在哪裡，主體便在哪裡 (Winthrop-Young, 2011, p.45)」

的雙重意涵。常言道「我手寫我心」，體驗者在此展覽的最後單元通過白板書寫自身想要訴說的想法、靈感之過程，仍是基德勒所描繪的媒介「模式」現象，皆與媒介技術提供的物質屬性轉變有關（唐士哲，2017）。同時，郭小安與趙海明（2021）提出，作為文化技藝的書寫媒介，其既是實體存在的現代媒介，也是先驗的想像媒介，從意義與本質層面引申了「人」（「我」）的觀念。

值此脈絡下，在這個階段，此單元仍保留人對光、聲、文字符碼建構的間接認知。一如基德勒（2002，頁 65）所述「人不僅由媒介建構，亦由媒介摧毀，機械媒介的注入使得主體的靈魂深處完全暴露在個體可以捕捉聲光訊息的媒介之中，出現了身體對於書寫的逃避，留下了無法擦除的痕跡現象。」可以看出基德勒對於機械媒介技術複製運作的擔憂，伴隨著物質化機器的書寫轉向，使得身體主體的顯現成為「與世存在」的客體，人的主體性地位因此也受到了威脅與挑戰，時空的可逆性與操控性成為了技術實踐中的現實。

Heidegger 對此也表明，「書寫與本質起源（自然的手）發生分離之時，人與存在的關係也發生了轉向」（Heidegger, 1994/1998）。任何實體都可稱之為物或者是對象，如同任何實體都可以被視之為解蔽的「上手狀態」或是明確的「現成狀態」。因為「當我們將某些獨立的物呈現給自我時，它也能成為對象——物之物性（thingly in the thing）並非存在於這樣的事實之中，即成為一個表徵對象的既有物」（Heidegger, 1994/1998, p.5）。以現代科技為物質基礎所構成的媒材「穿越天穹」單元的視聽功能，割裂了人的感官經驗與書寫文本之間自然屬性的力量，人的感官經驗機械化的複製將導致人之於媒介的焦點轉移與退化，解構了主體意識的獨特性與自然屬性。回應到基德勒的媒介宰制人們之感官論述——「書寫不再是書寫，而是成為既定空間的有限符碼中的選擇」。

陸、《山海天人》之貢獻：多重維度擬真物的銘刻網絡

本研究作為宗教策展中的媒介技術系統整體性運作之初探，試圖聚焦於基德勒以技術為宗傳達物質性意涵的分析脈絡，值此脈絡上淺析了媒介技術在展覽單元中的演替與遞歸之動態過程。放諸於宗教文化制度的脈絡

中，媒介作為主體性結構的形塑者，也對應到物質化取徑的「紀元」史觀（唐士哲，2017）——即文化的歷史就是媒介的歷史，文化抑或是文明的過程。不同於麥克魯漢「媒介即訊息」、「媒介即人的感官之延伸」藉由媒介去工具化的過程將媒介與人的感官進行連結，而基德勒認為新的媒介出現，作為人的主體性和社會結構的形塑者，媒介不僅停留在延伸主體感官的層面，派生人的觀念，某種程度上造成「斷裂」的效果，具有塑造社會的力量。「媒介決定我們的處境。」——它遮蔽了真理與身形之存在、使得人的主體地位受到挑戰：

麥克魯漢強調人類的中樞系統將因能量混種而產生邊界崩潰，促成身體與文明的型態轉換。就此而言，麥克盧漢對人類感知能力與美學經驗的重視，是截然不同於基德勒欲將人類主體除之而後快的立場。（黃順星，2017, p.84）

綜上所述，麥克盧漢認為每一種媒介都是人的感官之延伸，注重媒介的物質形式而非內容。郭小安、趙海明（2021）指出，媒介的演化不僅從口語文化為代表的聽覺感官轉化到以書面文化為代表的視覺感官，而且也帶來了部落化—去部落化—重塑部落化的社會結構的變遷，但究其本質，媒介技術的作用依然是基於人的中樞神經進行的感官改造，仍然沒有脫離人類主體性之範疇——即媒介技術以人類感官和主體性意識為核心體現。一如彼得斯（Peters, 2006）提出，「既有媒介研究的分析視角著眼於文本—閱聽人—制度等典型的研究範式取徑，卻有可能錯過了或掩蓋了那些使得媒介設備與網路得以運行的技術、歷史、形式等物質沈積層。」在左派基德勒的詮釋視角下，他試圖脫離媒介與人的身體之間能動作用的關聯，翻轉將人置於媒介銘刻網絡的中心位置。基德勒投身關注於媒介技術的物質層面——物質媒介（包含自然的、認為的、可見的、不可見的）的物性與主體性。媒介的先驗存在派生了人的概念，同時亦被媒介技術銷毀，人的主體性走向消亡，亦是媒介不斷演替的發展存在（郭小安、趙海明，2021）。

隨著智能多功能技術的興起，現代機器媒介重塑了人類的感官和意識，人的主體性受到了媒介的遮蔽。因而在「山海天人」特展中呈現多重維度

的擬真物媒介—光、聲、影圖像視覺的儲存與銘刻，產生了技術權力結構的配置機械所構成的行動操演網路，人類在機械的復刻中所產生的感官知覺遭到了數位媒介時代所發揮作用的重構機制。或許在這個超現實的展覽中，並無存在一個先天、先驗的「自然」，而是在「人—自然」的關係之中是文化技術運作的分割與分界，又將技術媒介所構造的資料匯流由分化狀態向單一符碼的模式轉向。「在電腦機器中，凡事皆成為數字：無影、無聲、無音的量體。」(Kittler, 1985/1990:1-2) 基於此，人類並非所建構的「我在自然裡」的中心主宰地位，而是技術媒介賦予了主體想像與存有的空間。誠如基德勒(1995)所言「人的主體性在技術的逼迫之中走向消逝。」留聲機對於音樂、話語的銘錄，電影鏡頭的特寫、停格、框架眼鏡的「除距」、打字機的符碼銘刻等，都凸顯了技術媒介的出現，資訊匯流就此分殊化，發展成獨立處理的媒介系統(Kittler, 1986/1999)。技術媒介使得聲音、機械化字跡、影像的儲存與轉錄成為可能，以各自的模式成為人的感官的代理者(唐士哲, 2017)。媒介所中介的世界，開始有了符號表意以外的可能想像(Kittler, 1985/1990)。

換言之，「山海天人：我在自然裡」的系列單元本身也可看作是媒介技術系統在主體意識之中的形塑與建構。「水幕之靜」、「潛行海洋」、「穿越天穹」等單元都藉由文化技術的操演成為可以提供體驗者選擇的介面，例如多重門簾的推拉、掀開、遮蔽、鞦韆的來回移動高度、書寫的白板圖畫將不同的數位化媒介資料，以計算的方式轉化為科技處理器的內容，建構一個超現實的「自然世界」。從媒介中心論的脈絡觀之，人雖處在技術媒介賦予的感官經驗的主體地位之中，但媒介的「軟體不存在」性揭露出媒介的隱蔽性、危險性以及不可接觸性——視覺、聽覺、味覺、觸覺，皆被紀錄在這個多重擬真物銘刻網路的單一註記形式之中。此外，這些媒介資料系統所塑造的感官認知(sense perception)，導致主體失去了運作機制的處理過程，最終也將迷失在感官的幻想之中。

柒、「山海天人」研究小結：技術物在展覽實踐中的媒介作用

本研究基於基德勒以技術為宗的媒介物質化取徑思想，首先概述了媒介物質性的歷史脈絡，探究針對「山海天人」其中三個單元中物質媒介的

存有來形塑人的主體性和與自然的關係，體現出「人—媒介—自然」的遞迴型態。如前文所述，「水幕之靜」單元中的門簾作為展示單元內涵的內容載體，不僅派生出人作為「自然之手」的主體性，同時也發揮「身形之於我不是限制」的主題形塑作用；「潛行海洋」單元中的實體媒介韃鞬作為感知處理的技術媒介，具有儲存、模擬、處理數據的三大功能，時間軸的存在開啟了時間、空間的技術裝置，塑造出技術配置下的「主體性存有」——如電影、留聲機以及打字機的機械化儲存功能，基德勒以「軟體不存在」來揭示媒介的不可見性以及不可接觸性，技術物可以發揮一個自動控制、處理機器的主體作用，其本質並非為人類操縱的工具；「穿越天穹」中的書寫系統作為媒介的文化技術——「自然的手與現實存在的擬真物」與形體即「手的自然屬性」——意識「主體想像層面對於靈魂形象及自然的投射」，從本質上促成了「人即媒介」的關係。

媒介技術的存在是基於人之於媒介技術的轉向性再現，可以窺見技術媒介在具體的展覽實踐中重塑了人們的感知和意識，媒介的先驗性促使其不只是人們認識與改造世界的中介化工具——人創造出展覽中的物質媒介，但並非為媒介的主宰，而在「山海天人」特展中的現代技術物賦予了展覽關於人與自然的流動認知，這是特展外顯形式的特殊之處，基於此，人與媒介的關係存在著共生共在的交互關係。在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示大廳完整呈現世界宗教建築的完整外觀輪廓與內部空間，並且在展覽的主體構想上呈現出宗教精神的延續性與輪迴生命觀——由生命反照意義在我身之 2022 年度的「生死晝夜：於死亡中前行」特展，到 2023 年度的「山海天人：我在自然裡」特展試圖突破生命的框架，探究人與自然的關係，再到 2024 年度藉由古籍《山海經》與《詩經》中象徵孕育生命與文明的玄鳥（神鳥），從而探究人與自然的媒介連結開啟的《玄鳥歸來》的主題特展，皆展現出宗教策展的獨特性和自然輪迴觀：生命的出生、成長、中年、老年與死亡。另一方面，特展中的技術物媒介演替規律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發展邏輯（車致新，2019）——從基德勒的後詮釋學視角出發，人受制於技術媒介作用下的權力結構，人的感官知覺受到媒介的遮蔽，並且處在走向消逝的處境。

參考文獻

- 于成 (2019)。〈看指不看月：留聲機、電影、打字機方法論線索〉，《傳播研究與實踐》，9 (2)，229-242。doi:10.6123/JCRP.201907_9(2).0010
- 車致新 (2019)。《媒介技術話語的譜系——基德勒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唐士哲 (2017)。〈作為文化技術媒介：基德勒的媒介理論初探〉，《傳播研究與實踐》，7 (2)，5-32。doi:10.6123/JCRP.2017.013
- 唐海江譯 (2020)。《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與意涵》。復旦大學出版社。
(原書：Huhtamo, E., & Parikka, J. [2011]. *Media arch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 張慧嵐 (2021)。〈校準正典歷史：媒介考古學的媒介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11 (1)，207-239。doi:10.6123/JCRP.202101_11(1).0009
- 許煜 (2019)。《遞迴與偶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郭小安、趙海明 (2021)。〈媒介的演替與人的「主體性」遞迴：基德勒的媒介本體論思想與審思〉，《傳播學研究——國際新聞界》，6 (2)，38-54。
- 黃順星 (2017)。〈媒介史的末世預言：基德勒與麥克魯漢論媒介技術〉，《傳播研究與實踐》，7 (2)，63-92。doi:10.6123/JCRP.2017.015
- 戴宇辰 (2018)。〈「在媒介之世存有」：麥克魯漢與技術現象學〉，《新聞與傳播研究》，25 (10)，82-96。
- Debray, R. (2000). *Transmitting culture: european perspectives: A series in social thought and cultural criticism*. Columbi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eidegger, M.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W. Lovitt, Trans.).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2, 1954, 1962)
- Heidegger, M. (1994/1998). *Parmenides*. (A.Schuwer and R.rojcewicz, Trans.). Bloomington, IN:Indiana.

- Kittler, F. A. (1980). *Austreibung des geistes aus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 programme des poststrukturalismus*. Paderborn, Germany: Ferdinand Schöningh.
- Kittler, F. A. (1985/1990).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Michael Metter. Trans.) Chris Culle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 Kittler, F. A. (1986/1999).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G. Winthrop-Young & M. Wutz,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ttler, F. A. (1995). *There is no software. C-Theory: Theory, Technology, Culture*, 32, 147-155.
- Kittler, F. A. (1997). *Literature, media, information systems*. ed. by John Johnston. Amsterdam: OPA.
- Kittler, F. A. (2002). The perspective of print. *Configurations*, 10, 37-50.
- Kittler, F. A. (2009). Towards an ontology of medi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6(2-3), 23-31.
- Kittler, F. A. (2002/2010). *Optical media* (A. Enns,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Kittler, F. A., & Banz, S.(1996). *Platz der Luftbrücke: Ein Gespräch*. Berlin, Germany: Oktagon.
- Macho, T. (2013). Second-order animals: Cultural techniques of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30-47.
- Peters, J. D. (2006, June 8-11). Strange sympathies: Horizons of media theory in America and Germany. [Paper presentation]. Annual meeting of th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merikastudien. Göttingen, Germany. Retrieved from <http://www.electronicbookreview.com/thread/critical-ecologies/myopic>
- Peters, J. D.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mandt-Besserat, D. (1996). *How writing came about*.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Siegert, B. (1999). *Relays: literature as an epoch of the postal system* (K. Repp,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egert, B. (2012). Doors: on the materiality of the symbolic (J. D. Peters, Trans). *Grey Room*, 47, 6-23.
- Siegert, B. (2013). Cultural techniques: Or the end of the intellectual postwar era in German media theory (G. Winthrop-Young Tran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48- 65. doi:10.1177/0263276413488963
- Winthrop-Young, G. (2011). *Theory and media : Kittler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Winthrop-Young, G., & Wutz, M. (1999).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Kittler, F. A.,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pp. xi-xxxviii; G. Winthrop-Young & M. Wutz,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6).

The Role Of Media Technology in Religious Curation: "Mountains, Ocean, and Sky Nature in me" Material Construction

Li-Han Fu

Abstract

The special exhibition "Mountains, Ocean, and Sky - Nature in Me" at the World Religious Museum employs diverse audiovisual installations under the themes of "Contemplating Mountains," "Exploring the Ocean," and "Traversing the Sky," leading audiences into a surreal natural world, presenting a fusion of self and environment through cultural technological display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subjectivity and non-human technology within the exhibition context, drawing upon Friedrich Kittler's media cultural technological ontology and the context of post-humanist thought in Germany. Emphasizing the medium's "storage function," it preliminarily investigat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materiality of exhibition media and the recursion of subjectivity. Grounded in Kittler's media materialism archaeology, the paper discusses: 1. The material elements of cultural technological media in the exhibition and their inscrip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e senses; 2. Outlining human subjectivity achieving an ideal state of "human-medium-nature" recursion through the succession of technological artifacts; and 3. Summarizing the inscription network of technological media in the exhibition as material codes for multi-dimensional simulacra.

Keywords: religious curation, media technology, Kittler, media ontology, subjective recursion.